

台湾 卧龙生 著



妖女血池图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1

妖女血池图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90 号

妖女血池图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测绘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47.5 印张 1064 千字

1994 年 2 月第一版 1994 年 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0000 套 全套五册 定价:29.80 元

ISBN 7-80074-797-2/I·304

西北风吹飘着漫天大雪。

河北入鲁的官道上，奔驰着一匹长程健马，得得蹄声，荡起了片片飞雪。

马上坐着个二十余岁的少年，一身蓝色疾服劲装，外罩着鹅黄色披风，左肩上透出飘垂着绿穗的剑柄，扬鞭顾盼，豪兴横飞。

这少年长相异常清秀，剑眉朗目，虎背蜂腰，面如冠玉，英风逼人，虽在满天大雪，凛冽寒风之下，却全无畏寒剑之意，眉宇间欢快洋溢，嘴角间不时露出笑意。

当然，他心中正在想着一件极为高兴之事。

突然，一双低飞的寒鸦，喳的一声，掠顶而过，振翼西去。

蓝衣少年似被寒鸦的叫声，惊醒了欢快的回忆，微微一皱眉头，探手入怀摸出了一粒形如莲花，大如核桃的金色暗器抖手间，破空飞出，去势劲疾，划起了轻微啸风之声。但闻一声哀鸣，那振翼急飞的寒鸦，应手而落，一团黑影，摔在雪地上。

他勒马回头，望着那被金莲花击落的寒鸦，瞬息之间已被大雪覆盖，大地上又恢复一片琼瑶，皓白无暇。

刺骨的西风，仍然劲吹，鹅毛片的大雪，仍不停的飘落着，四野寂寂，仍和刚才一样的安静，除了他之外，再无第二个人知道那皑皑的白雪之下，已埋葬了一个生命，虽然那只是一双飞行在风雪中的寒鸦。

一个不祥的预感，陡然间袭上心头，他不自觉打了一个冷颤，忽的放马加鞭，向前疾奔而去。

严寒的风雪中，只见那健马上一滴滴红色的汗珠，滴落在白雪地上，那重金选购的长程健马终于无法负担长时不停的疾奔劳累，用尽它最后一点气力之后，倒了下去。

蓝衣少年在健马倒地之时，双足微一用力，忽然凌空而起，飞跃出八九尺外，轻飘飘的落在雪地，回头望着那倒卧雪地上的健马，轻轻的叹息一声，自言自语道：“马儿，马儿，生死由你去吧！恕我无暇照顾你了！”

说完霍然转身，放腿向前奔去，其疾如箭，速度并不在那健马奔驰之下。

天色逐渐的暗了下来，风雪却越来越大，那蓝衣少年一面不停举手挥着头上的汗水，一面仍然拼着余力向前奔走，鹅黄的披风，被怒吼寒风吹得簌簌作响。

忽然，他停下脚步，喘息了一阵，抬头辨识了一下方向，又缓步向前走去。

大约有一刻工夫，走到一湖畔所在，湖水径过寒风吹袭，已结成冰，雪花冰光，相映成辉。

就在这湖畔边缘，巍然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宅院，他极尽了目力，也看不见一点灯光，夜幕的笼罩下，呈现出一片凄凉。

他抖抖身上积雪，慢慢走向那所宅院。

只见两扇漆黑大门紧紧关闭着，他略一犹豫，举手拍击一下门上的铜环，响声过后，半晌，仍不闻那宅院之中有何声息，心中一急，不觉间双手加力一推。

但闻呀然一声，两扇漆黑大门突然大开，原来，这两扇大门并未加栓。

向里望去，只见院中的雪光盈盈，各室内漆黑如墨，一片幽

寂、凄凉。

蓝衣少年略一沉吟，挺身而入，回头把两扇大门关好，缓步向前走去。

穿过一所庭院，直向大厅走去，他似是已觉出事非寻常，毫不犹豫的推门而入。

宽敞的大厅中，夜色更加黝暗，伸手难见五指，凛冽的寒风，从门外吹入，刮动壁间的字画，全厅一片沙沙之声，更加重了阴森恐怖气氛。

这蓝衣少年虽有着一身武功，也不禁心头微生寒意，不自觉伸手摸摸剑柄。

他本有黑夜视物之能，微微一闭双目，调匀真气，再睁眼时，已可看清楚室中景物。

只见靠墙壁处，放置着一张八仙桌，四张太师椅，排列的十分整齐，厅中景物布设，似乎依然如旧。

他略一沉思，急步向后院奔去，走过一段通道，到一处幽静的跨院门边，两扇木门，紧紧的关闭着，一股惊恐的行动，使他毫不考虑的伸手推那两扇木门。

但他右手将要触到木门上时，又突然缩了回来，他知道这是师父静修内功的所在，任何人都不能擅自闯入。

他轻轻的咳嗽了一声，恭恭敬敬的对着两扇木门说道：“弟子方兆南，特来向师父请安……”

这两句话说的声音极高，余声荡漾缭绕空际，历久不绝，但那幽静的跨院之中，仍然是一片死寂，听不到半点回音。

一阵轻风吹来，刮落了房上积雪，淋了他一头一脸，脸上一凉，心中也同时泛上来一股寒意，不禁打了个冷颤，双手一推木门，但却纹风未动，想是里边已上了栓。

他向后退了一步，暗中运足真气，集于左肩，正等撞开木门，

忽然想到了师父那庄严肃穆的面孔，立时一收架势，双臂一振，凌空而起，跃上围墙。

放眼望去，两株盛放的腊梅，雪光中傲然挺立，幽香花气，扑鼻沁心。

一个秀慧娟雅的情影，陡然间展现脑际，他想到了十几年前，曾和一个美丽绝伦的小女孩子共同种植这两株腊梅的情景。

那时，他和她都还是八九岁的孩子，青梅竹马，一起长大，一块儿学习武功，一块儿淘气游戏，转眼流光，似水年华，十几年的岁月，很快的过去。

当他艺满离开师门之时，她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，一晃眼又是两年时间，他这次由千里之外赶来这东平湖畔，一半是探望师父，一半是想看看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师妹……

他望着梅花出了一阵子神，才飞身而下，缓步向师父修习内功的静室走去。

他虽然已感觉到师门中遭遇了极大的惨变，但深重的师徒情份，使他极力往好处去想，暗自慰道：“也许师父带着师母、师妹，迁往他处去了。”

付思之间，人已到了师父修习内功的静室门外，运足真气举手一推，两扇门应手而开。

举目望去，登时惊得他魂飞天外，头皮发炸，呆在门口，半晌说不出话。

但见满室布垂素帏，触目一片银白，两具铜棺，并放在素幔环绕之中。

他呆了一阵之后，大叫一声：“师父！”纵身跃扑过去，双手分扶两具棺盖，泪水泉涌而出。

一阵痛泣之后，心情逐渐平复下来，暗道：“师父武功绝世，誉满武林，师母亦是巾帼英杰，一手金莲花，名震大江南北，纵受

当世一流高手围攻，亦足可全身而退，这两具铜棺之中，也许不是师父、师母。”

心念一动，急于要查明真象，暗中潜运功力，正待揭开左面棺盖，一看究竟，突闻一个娇如银铃般的声音，起自身后，道：“住手！”

其声虽然清脆动人，但却冷漠至极，听得令顿人生寒意。

转头望去，不知何时，身后已站立一个白衣白裙、长发披肩的少女。

虽然那少女美丽绝伦，但在此时此地，阴气森森，素幔低垂，双棺并陈的静室之中出现，而且又来的无声无息，方兆南纵然胆大，也不禁吓得心头一跳。

只见那白衣少女微一启动樱唇，冷冷的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、深更半夜，跑到这里哭哭啼啼。”

口中虽在对方兆南说话，但两道眼神，却始终未望过他一次。

方兆南一沉吟道：“在下乃周老英雄的门下，贱姓方，草字……”

白衣少女接道：“好啦！我又没问你姓名。”

方兆南听得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这两具铜棺之中，存放着什么的尸体，我可否打开瞧瞧？”

白衣少女冷冷的答道：“别瞧啦！一个是周佩周老英雄，一个是周夫人。”

方兆南只觉一股热血由胸中直往上来，厉声喝道：“此事当真？”

白衣少女神色不动的冷然答道：“不信你就打开棺盖瞧瞧吧！”

方兆南双手用力，咔嚓的一声，启开了左面一具棺木，探手

怀中摸出千里火筒一晃，火光闪动，幽暗的静室中，亮起了一道熊熊的火焰。

目光及处，只见两具棺木之间，放着一张很小的茶几，茶几上置放着一支已经点残的蜡烛。

他抖动着右手，燃起蜡烛，素幔环垂下，烛光现显得明亮。

他回顾了那白衣少女一眼，只见她脸色冷漠，站在身侧，动也不动一下。

一阵寒风吹来，飘起她的长发、衣袂，素幔波动，烛颤复明，他犹豫一阵后，终于缓缓地把目光投注那棺木之中。

· 只见白绫覆盖着一具仰卧的尸体，单单露出一颗花白长须、白布包发的人头，十几年教养深恩，在他心目之中早已深刻的留下师父音容笑貌，一望之下，立时辨认出来，那仰卧在棺木的尸体，正是他两年未见的恩师遗体。

只觉胸中热血翻腾，再也难以控制悲愤激动的情绪，大喝一声，喷出一口鲜血，扶拜在棺木之前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温馨的旧情往事，现下都化成了悲愤痛苦，这一哭真是哀恸欲绝，谁说丈夫不弹泪，只是未到伤心处……

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，方兆南已哭得泪尽血流，这一场大哭，暂时发泄了他壅塞在胸中的悲愤情绪，心神逐渐的安静下来。

定神望去，只见那茶几上的蜡烛，只剩下了半寸长短，那冷如冰霜的白衣少女，仍静静的站在一侧，脸上神色，毫无变化。

方兆南缓缓的站起身子，目光凝注那白衣少女身上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我师父师母的尸体，都是你收敛的吗？”

白衣少女也不望方兆南一眼，冷冷的答道：“我父母受过周老英雄的济助，我收敛他们尸体，算替父母报恩，你已哭闹了一个更次，现在该走啦！”

说完，慢慢的转过身子，缓步向素幔后面走去。

方兆南急道：“姑娘暂请留步，在下还有几句话说。”

那白衣少女已快走入白幔，闻言停住脚步，道：“什么话快说！”

方兆南见她背己而立，连头也不转一下，不禁心头微生怒意，忖道：“这少女好生冷傲。”

就在他心念转动之间，那少女似已等己不耐，身躯晃动，人已隐入布垂白幔之中。

方兆南久随师父身侧，常得周佩召入这静室之中受教，知那素幔后面，并无复室，当下提高声音，问道：“姑娘可知家师膝下一位女儿，那里去了么？”

只听素幔后面传来那少女冷冰冰的声音，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方兆南双眉一挑，又问道：“姑娘几时到此，可曾见到家师被害的经过？”

但闻白幔后面，又传出白衣少女简短的答话，道：“我来此时，他们已被人杀害很久了。”

方兆南疑心突起，略一沉吟，追着问道：“姑娘何以知道家师夫妇遇害，特地赶来此地收敛尸体？”

素幔后面传出那白衣少女清脆冰冷的笑声，道：“怎么？你怀疑我是杀害了你师父师母的凶手么？”说完又是一阵大笑。

方兆南只觉那娇脆的笑声之中，似乎含蕴着一股阴寒之气，听得人毛骨悚然，连打了两个冷颤。

忽然间，素幔一角，伸出一双雪白的手腕，纤纤玉指，紧握着一支胡桃粗细的红色蜡烛，那冷漠娇脆的声音重又言道：“你要留在这里替你师父、师母护守灵幔，也好，快点着这支蜡烛，合上棺盖。”

方兆南只觉这少女言词难测高深，行动诡异绝伦，在这等风

雪之夜，素幔双棺，阴风森森的静室中，更使人有一种人鬼难辨之感。

就是他一身武功之人，也不觉心中直冒冷汗，本能的伸出右手，接过蜡烛。

只听那素幔之后，又传出那白衣少女冷冰冰的声音，道：“这支蜡烛，已足可支持到天亮，你要是不怕，就在这静室中坐一夜吧！”

方兆南换燃了新烛，盖好棺盖，席地倚棺而坐，望着那萤萤烛光，心中泛起万千感慨。

他想起了投身师门学艺的诸般经过，师父庄严肃穆的性格，使人凜然生畏，师母的慈爱笑容，使人孺慕不已，师妹的娇艳秀慧，更使人倾慕难忘。

曾几何时，这些留在他心中的深刻往事，都已成了镜花水月，过眼云烟，如今师父、师母惨遭杀害，双双陈尸眼前，一起长大的师妹，也不知身落何处，生死难卜。

欢乐的往事，一幕幕展现脑际，更托衬出目前境遇的悲惨凄凉。

夜色深沉，一灯萤萤，他一路的奔走，人早已劳累难支，倚棺斜卧，沉思往事，不觉间沉睡过去。

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，忽觉肩上被人推了一掌，睁眼望去，只见一青袍长须的老人，满脸悲愤之容，静静的站在棺木旁边。

方兆南一见来人，不知是惊是喜，霍然跃起，扶拜身前，泪水泉涌而出。

原来这老人乃周佩最为知己的好友，江南四剑之一的张一平。

那老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起来，慢慢的告诉我事情的经过。”

方兆南举起衣袖，拂拭一下脸上泪痕说道：“晚辈昨夜赶来，师父、师母已然遭人毒手多时……”

那老人微感心头一震，道：“什么？难道你师父、师母的尸体，不是你收敛入棺的么？”

方兆南突然想起那白衣少女，摇摇头道：“不是。”

口中应着那老人问话，人却霍然转身，掀开素幔。

但见素幔之后，齐齐地排列，一排人头，那白衣少女，已不知何时离去。

青衫老人脸色一变，大踏步直入素幔后面，方兆南呆了一呆，紧随那老人身后进去。

只见素幔后面壁角之处，堆积着十几个无头尸体，方兆南暗暗一数，和那排列的人头刚好符合，不多不少的十五具。

张一平咬牙切齿，冷笑了一阵，道：“好毒辣的手法，当真是鸡犬全诛，一口不留。”

方兆南学艺师门之时，已拜认过这位誉满武林的大侠客，知他一身武功，已达出神入化之境，声誉之隆，犹在师父之上。

此时此地，遇上这位行踪一向飘忽难觅的奇异人，极度悲苦之中，油然而生出一线为恩师夫妇复仇的希望。

当下躬身说道：“师伯见闻广博，和家师交谊笃厚，师门不幸遭遇这等惨变，要全仗师伯大力，查出仇人姓名，替家师洗雪这灭门沉冤，晚辈虽自知武功不济，但愿凭借满腔热血，一颗复仇的心，先试敌锋。”

张一平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孩子，你不用拿话激我，我和你师父交情弥笃，三十年前承你恩师、师母仗义执仁，救了我一条性命，迄今，我一直耿耿于怀，无时不思图报，他遭此灭门惨祸，我心中悲痛之深，决不在你之下，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必报此仇！”

话至此处，再难自制，两行老泪，滚滚而下。

方兆南噗通一声，拜倒在地，道：“晚辈先代亡师夫妇，叩谢张师伯高谊隆情。”

张一平毕竟是涵养极深之人，一阵激动过后，心中逐渐平复下来，两道冷剑般的眼神，从头到脚的把方兆南打量了一遍，道：“起来，把你昨宵所见之事告诉我。”

方兆南依言起身，暗中留神望那堆积的尸体之中，并无师妹遗体，心中略感宽慰，黯然一叹，把昨宵经过之情，很详尽的对张一平说了一遍。

张一平听那白衣少女奇异的举动之时，心中不禁大感惊奇。

他暗道：“女孩子家，大都天生胆小，纵是习武功的人，也不可能有这般超异须眉的胆气，在风雪凄冷的夜里，一所寂寂无人的大宅院中，伴守着一堆尸体……”

方兆南似看出了张一平脸上疑虑之情，当下接道：“晚辈之言，句句属实，那白衣少女的奇异行动，实使人有一种人鬼难辨之感。”

张一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如果贤侄不是因极度悲苦的一种幻觉，那白衣少女，倒是一条最好的追查线索。”

方兆南叹道：“晚辈如非亲眼所睹，只怕也很难相信，天下竟有这等奇特之事，难怪师伯要心存怀疑了。”

语声甫落，突见一道白光，破幔飞来。

方兆南自幼得师母传授金莲花暗器绝技，耳目极是灵敏，右手一招，接住飞来白光，只觉入手冰冷，定神看时，所接暗器竟是一团雪球。

这雪球似经人用力捏成，大如杏子，坚硬异常，发这雪球之人的手法，亦似极有分寸，穿幔破帟，应位奇准。

但方兆南举手接住雪球之时，不觉得劲道猛烈，这种不轻不重，恰到好处的腕力，如非身具上乘内功之人，实难拿捏如此之准，不禁心头大感凛骇。

张一平冷哼一声，双足微一用力，身躯如箭平射而出，身法奇奥，果然是一代名家身手。

方兆南左手一拨素帛，一个“燕子穿云”身法，跃出静室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张一平高站屋脊之上，正四下眺望。

忽见他左脚向后一滑，人不起步，腿不屈膝，身子由屋上直滑下来。

脚踏实地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我张一平今天算栽到家啦！孩子，快些捏碎你手中雪球看看。”

方兆南右手指微一用力，雪球应手而碎，果然那雪球之中，包着一片白绫。

只见上面写道：“此非善地，早离为上，以免遭杀身之祸。”下面既未署名，也未划什么标记符号。

张一平虽是见闻广博之人，但一时之间，也为之愕然一呆，他想不到这竟是一封善意示警的短笺。

虽然他在方兆南接得雪球，已猜到那雪球之中，定然包藏有物，但在他想像中，不是死亡的通知，就是约斗的邀请……

方兆南突然一扬两道浓浓的剑眉，道：“张师伯，咱们留在这里等他们。”

张一平黯然一叹，道：“年轻轻的孩子，能有这份胆气，诚是可贵，不枉你师父教你一场，不过，你留在这里，于事无补。”

方兆南突然滚下来两滴泪珠，接道：“晚辈亦自知武功难望家师项背，可是师门仇恨，不共戴天，晚辈既不能手歼强敌，莫祭家师灵前，亦要一睹仇人面目，再谋报仇之策，方兆南如今生不能歼仇敌剑下，有如此树。”

右臂一翻，长剑出鞘，寒光闪处，但闻噤的一声，一株腊梅，应手而断。

张一平双目神光闪动，似是被眼下少年的冲霄豪气，激起了故旧之情。

但只一瞬间，他又恢复镇静神色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单依那飞雪示警之人的武功而论，已可预测来敌，定然是武功奇高之人，别说你留此于事无补，就是老夫，只怕也难是敌手。”

不过，我已是行将就木之年，生死之事，早已不放在心上，故友情重，溅血何憾，纵然埋骨这东平湖畔，常伴故友泉下英灵，也是人生一件快事，如能侥幸脱难，定当设法邀集武林高手，歼敌雪恨！”

话至此处，突然住口，一把抓住方兆南右腕，向外奔去。

方兆南只觉他扣在右腕脉门五指，有如一道铁箍，全身血脉受制，劲力全失，虽想挣扎，但却力难从心，身不由己的被人带着向前奔走。

一口气跑出了五六里路，张一平才松了方兆南右腕，叹息一声问道：“你认为你师父、师母死的很突然么？”

方兆南心念师门教养深恩，存心冒险一睹仇人面目，再徐图报仇之策，那知被张一平突然扣住了脉门要穴，失去抵抗之力，拖着跑了五六里路，憋了一肚子怒火。

正想出口相责，但却被张一平这突如其来的一问，心中疑念陡生，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师伯此言，究系何意？难道说我师父师母，事先已预知这场灭门惨祸不成？”

张一平仰天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不错，你师父，师母不但事先预知这场灭门惨祸，而且还预知无法逃过这场劫运，是以，既未邀人助阵，亦未避难远走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师伯此言，难使晚辈心服，别说天下之大，到处可以藏身安命，单以恩师夫妇两人的武功而论，纵然不敌来人，亦可全身而退，不致双双陈尸并棺，如非遭人暗下毒手杀害，启会落得如此悲惨结局？”

张一平略沉吟，道：“这也就是我费解之处了，周贤弟生性庄肃，律己其严，生平又结怨不多，自看破世情，隐居东平湖畔后，更是绝缘江湖，除了老夫和一二知己故交之外，很少和武林人物交往。

二十年来深居简出，都以莳花课徒为乐，三年前我和他相晤之时，发觉他内功精进极多，就是你那师母，也有了惊人的成就。

纵观大江南北，当今黑白两道高手，能胜过他夫妇两人的，确是难以找出几个，但我细查全室所得，令师夫妇又分明预知惨事，早已做了安排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师伯请恕晚辈愚蠢，敬祈不吝明示所言，以开茅塞。”

张一平举目四顾，张望一阵，道：“这不过是由阅历中得来，说穿了，也算不得什么，你可曾在那灵房尸体之中，发现到你那师妹的遗体么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想我那师妹，乃兰质蕙心之人，举世能有几个，也许她已被人劫持而去，晚辈实不敢因而……”

他忽的黯然一叹倏然住口。

张一平佛然一笑，道：“好孩子，反问的好，你不敢苟同老夫的意见，对么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晚辈不敢。”

张一平道：“那灵房尸体之中，未发现你师父爱女遗体，可作两种解说，说她被人活擒而去，不能算错，说她早被令师遣往他处避难亦可，关键就在那堆积的尸体上了。”

方兆南奇道：“恕晚辈智虑愚拙，难解师伯弦外之音，愿闻其详。”

张一平叹道：“如果你留心那灵幔后堆积的尸体，一个个身着劲装，即可了然你师父早知惨祸难逃，不甘束手待毙，故而着令家中所有仆人，准备应变，想以数十年修习的武功，和来人一拚。

不想来人武功奇高，抗拒之下，落得个满门灭绝的悲惨下场，其间使人不解的是，既然预知惨祸将临，何以竟不肯先行逃走，此策纵然不能长期逃避敌人的铁蹄追踪，但总可暂时避开敌人耳目，然后再徐谋对敌之策不迟。

唉！天啊！天啊！为什么不让我早来三日，想不到这晚到一步，竟造成终身大憾。”

方兆南细想灵幔后那堆积的尸体，果然都是一个个身着劲服，暗忖道：“不错，如果师父事先不知此事，仓惶拒敌，那堆尸体绝不会个个身穿劲装。”

当下说道：“师伯观察入微，一言点破晚辈迷津，家师既自知这场惨祸难免，何以竟未邀人助阵？”

张一平沉思良久，说道：“你师父自隐居在东平湖后，很少和武林人物来往，再说当今江湖人物，能及得你师父、师母武功之人，屈指可数，纵是有意邀人相助，也难找到适当之人。”

此中真象，决不单纯，非人所能揣测，如果我推论不错，你师父宅院附近，定然还有人在暗中监视，那雪球示警之人，也许就是你所见那人鬼难辨的白衣少女。

老夫自信轻身之术，不算太差，但我跃落院中之时，竟然未能目睹来人一点踪迹，这次惨事，恐非一般武林中仇杀事件，对方手段之辣，武功之高，都非一般江湖人物所能比拟，而且杀人之后，不掩藏灭迹，分明另有作用，那白衣少女守护灵幔，亦恐有